



著作：印度佛教史

第三节 大乘初期的经典

时代的推定

此所谓的初期，是指西元元年至二百年间，相当中国的西汉平帝元始元年至东汉献帝建安五年，此为大约的看法。

主要的分期界限，是以龙树菩萨的时代为准，他大约是西元一五〇至二五〇年之间的人。大乘佛教由於龙树出世而确立，龙树却不即是大乘经典的结集者，他不过是利用了在他以前存在的大乘经典，疏解、选述、阐扬而树立了大乘的佛教。

审查初期出现的大乘圣典，木村泰贤以为，可用两种方法来确定：

（一）从龙树的作品中所引用的经典查考：龙树虽有种种作品，唯以《大智度论》、《十住毘婆沙论》引用的诸大乘经典最多，其中有的已不传存，但其所用者，必定是在他以前即已成立。

（二）由中国译经史上查考：到龙树时代为止，凡在中国已译的大乘经典，均可视为初期的。例如支娄迦谶（西元一六七年，东汉桓帝永康元年来华）、吴支谦（西元二二〇年，东汉献帝亡国之年来华）、康僧会（西元二五二年来华）、竺法护（西元二六五年来华），这些是龙树以前或被认为是龙树同时的人，他们译出的大乘经典，必是龙树以前即已存在的。

（木村泰贤《大乘佛教思想论》第一篇第三章第二节）

印顺法师以为查考大乘经典的成立迟早，可分四种方法来探索：

（一）大乘经中每自述其流布人间的时代。

（二）大乘经中常有引述其他经典：如《无量义经》叙及《般若经》、《华严经》；《法华经》又叙及《无量义经》；《大般涅槃经》又论及《般若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；《楞伽经》叙及《大云经》、《涅槃经》、《胜鬘经》、《央掘魔经》；《密严经》又叙及《华严经》、《楞伽经》。

（三）大乘经中每有悬记后代的论师：如《摩诃摩耶经》中的马鸣、龙树；《楞伽经》中的龙树；《文殊大教王经》中的龙树、无着，皆足以推知该等经典出现的时节；同时，在经中所见印度的王、臣之名，也可作为推知其出世年代的佐证。

（四）依圣典之判教可以得知经典传布的先后：如《陀罗尼自在王经》、《金光明经》、《千钵经》，均判为先说有、次说空、后说（真常之）中；《理趣经》则举三藏、般若、陀罗尼。约理而言，乃是初说事有，次说性空，后显真常。（印顺法师《印度之佛教》第十一章第二节）

从宗教的态度看，圣典中的悬记，是出於佛说；从历史的角度看，凡是悬记的年代及人物，均足以作为推定该一圣典出世的时地之参考。

以下让我们介绍初期大乘的几部重要经典。

《般若经》

《般若经》通於大小三乘，也是大乘佛教之母。般若部所含经典极多，大至六百卷的《大般若经》，小至一张纸的《般若心经》。

在龙树时代，所流行的般若是《小品般若》及《大品般若》；在中国，《小品般若》的初译是后汉支娄迦谶的《道行般若》，《大品般若》的初译是西晋竺法护的《光赞般若》；此两种《般若》的汉译，各有数种。现在根据龙山章真的《印度佛教史》第三篇第二章，将《小品般若》及《大品般若》在《大般若经》中的地位及其异译，列表如下：

（一）根本般若——初分至第五分：

（二）杂部般若——第六分至第十六分。

其中出现最早的，是《八千颂般若》，乃为近世学者所公认。据多罗那他（Ta-rana-tha）所着《印度佛教史》说，此经是文殊师利现比丘相，为孔雀王朝第一主旃陀罗笈多王所说。此《八千颂般若》，从其发源上说，先在南印，到西印而至北印。又据西藏所传 Siddhaa-nta, Wassilief : Buddhismus 所引，案达罗地方的东山住部及西山住部，有俗语的《般若经》，这大概就是基於文殊师利所说而编成的《八千颂般若》了。

《八千颂般若》传到北印（犍陀罗地方），即受到小乘有部学者的攻击，故在《二万五千颂般若》之中，说到了小乘教徒唱出大乘非佛说的论调。后汉灵帝光和二年（西元一七九年），《八千颂般若》即由支娄迦谶译出而流传於东土，可见出世之早了。

般若的思想是一个「空」字，般若可译为智，空即是智的客观面，智是空的主观面。有智必可证入空性，证入空性的必是智。所以智慧与空，毕竟是同一物的两种名称。

但是，般若的空，绝不等於虚无的世界观及人生观，而是基於缘生性空无所得的正观，不受我执或我欲的困囚，以达到一种无碍自由的心境及其活动。所以，《般若经》一面主张空，另一面又带有泛神论的色彩。例如龙树的《大智度论》卷七二（《大正藏》二五·五六三页中）说：「般若波罗蜜中，或时分别诸法空是浅，或时说世间法即同涅槃是深。色等诸法，即是佛法。」也就是说，观察诸法之性是空，乃系浅义，肯定世间诸法即同於寂灭的涅槃，才是深义；所以，色法等一切万法，皆是佛法。空理是指诸法无性，不是要否定了诸法而说空。在此真空之中，已含有妙有的思想了。

《华严经》

《般若经》中已暗示了妙有的思想，继承这思想而从净心缘起的立场，开展广大妙有之世界观的，便是《华严经》。

汉译有六十《华严经》及八十《华严经》，但在龙树的著作中，只能证实当时已经有了《十地经》及〈入法界品〉。如从译经史上看，迦讖、支谦，尤其是竺法护，所译的华严部圣典而言，大部分的《华严经》，在龙树时代已经出现了。《十地经》及《杂华庄严经》（即是〈入法界品〉或《不可思议解脱经》），现尚存有梵文本，可知此两种乃为《华严经》的纲要。

《十地经》是说菩萨修道的理论，分为欢喜、离垢、发光、焰慧、难胜、现前、远行、不动、善慧、法云十个圣阶。此一十地思想，在大众部的分派说出世部的佛传《大事》及《般若经》中，已经出现。唯於《大事》的十地名目，与《十地经》不同，并且，完备而明确地说出十地菩萨道的意义者，则有待於《十地经》的贡献。

〈入法界品〉，是先由释尊入定，以示所入法界之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次说能入法界的普贤行愿，而以善财童子南行参访善知识的故事，贯串其间。善财受文殊之教而南行，最后在普贤座下证入法界。文殊代表佛的智慧，普贤代表佛的行愿，善财代表修证的人。由信而解，由解而行，由行而证；〈入法界品〉完成了学佛的四大阶段。

从华严的思想而言，是「三界所有，皆由於心」；「十二因缘分，皆依於一心」；「心如工画师，画种种五阴」。这是唯心论的论调。

华严的唯心，却与西洋哲学的唯心，有所不同。因华严是基於缘起观的立场，以清净心为缘

起的着眼，故也与般若的妄心缘起的立场不同。其他哲学的唯心论，则未尝有缘起的观念。缘起观本为佛陀於菩提树下所证悟的结果，由无明、行，而至老死，这可以称为基於妄心而产生的「有」；若用真智观照，此「有」是幻有，是空，般若的妄心缘起观，即基於此一理论。可是经过「空」以后的缘起，从妙有的立场看，这个缘起，便是净心缘起了。

我们知道，原始佛教是以解脱为宗旨，尚未暇论及形而上的本体问题。但从哲学的观点而言，形而上的本体之建立，乃属理论过程的必然。所以，到了《般若经》，即暗示了这个要求；到了《华严经》，便正大地开显了这个要求，那就是「清净心」的「妙有」。

什么是清净心的妙有？《华严经》认为全法界（宇宙），皆是法身佛毘卢遮那（Vairocana 大日）的显现，清净法身充遍全法界，这就是妙有的净心缘起观。这从哲学观点说，便是泛神论的华严世界观。唯佛教的泛神思想，又与一般的泛神论不同：一般的泛神哲学，只能要求人顺乎「神」（本体），却不能要求此神来爱人；佛教的泛神之「神」的本体是法身佛，佛却另有报身及化身，法身是诸佛的本体，报身是诸佛的个体，化身则为适应众生的要求而做广大的救济。

正由於全法界皆是法身的显现，故在每一法之中，即反映了全法界的共通性。所以，《华严经》即以为一即是一切，一切即是一；冲破时间及空间的藩篱，在一微尘中即含全法界，在一刹那间即含无穷远；所谓芥子纳须弥，须弥纳芥子；所谓长劫入短劫，短劫入长劫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到了中国注释家的笔下，就成立了十重无尽的缘起。在现代科学的角度上，也可证明此一理念的正确性，相对论告诉我们，一个物体的运动，於接近光速（每秒二九九八〇〇公里）的状态下，它本身所感到的时间和速率，便完全静止。所以科学家们已知道太空人在他有限的生命之中，可以航行一千年，到太阳系以外的恒星，再返回地球。

《维摩经》

本经在中国，自支谦至玄奘，共有六译，而以罗什所译的《维摩诘所说经》，最能流行於世。

本经以「般若」为其背景，但它消极地论空，却积极地肯定有。故从宇宙论而言，它与《华严经》相通处很多。

在 worldview 方面，本经愿以我人的人格即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佛道的所在。以为我人的现实生活即是真如（法性）的显现，差别的现象世界即是清净的国土；把小乘解脱的涅槃境界，投置於现实的人格生活。它是继《华严经》的思想，以全法界即是法身的显现，而把佛法投向实际的人生，正好与小乘的逃脱人生的企图相反。基於这个理由，便主张不舍道法而行凡夫之行，不断烦恼而入於涅槃之境，能住於直心、深心、菩提心者，便是道场的禅定；真正

的佛道，应从烦恼中、业中，发现佛种之所在。即烦恼而见菩提，不离生死而住涅槃，这便是《维摩经》的立场。

由於小乘人的偏重了生死，偏重出家生活，到了部派的末期，几与人间大众的生活脱节，《维摩经》的出现，确有振作精神以活泼佛教的气象。本经的维摩诘居士，虽处於尘世，却超越於世俗之上，发挥了伟大人格的力用，乃是菩萨身分的典型。他现身说法，振作了在家信者的意志，同时以舍利弗为中心而暴露了声闻弟子的无见识及无力量。

这一思想，给中国的禅宗，很大的启示，值得注意。

《妙法莲华经》

《华严经》及《维摩经》，站在大乘的立场，排斥二乘（声闻、缘觉），《法华经》则起而做调停，欲使一切众生向於佛乘，而仍不悖於大乘的使命，这就使三乘归入一乘，表现了佛陀化世的本怀。不唯菩萨可成佛，声闻弟子比丘、比丘尼，乃至畜道的龙女，也能成佛。三乘开会，力说悉皆成佛，这是本经被认作诸经之王的理由。

《法华经》流布的地域很广，除了汉译的，尚有西藏译的，另有中亚胡语本的片段，亦发现了。梵文的《妙法莲华经》（Saddharmapuṇḍarīka）已有日本南条文雄校订后於西元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二年出版。汉译有三种，以罗什所译的最流行。罗什译的现存者有二十八品，但在当时译出的，并没有〈提婆达多品〉；〈普门品〉的重颂，也是后来增补的。据考察，除了〈提婆达多品〉，至第二十二品，是本经的原形，经过了两次增补，始完成二十八品的现行本。（见龙山章真《印度佛教史》第三篇第二章第三目）

据印顺法师的主张：「《法华经》也不妨一读，可用什译的；除去羈人的〈提婆达多品〉；〈嘱累品〉以后附加的成分，可以不读。」（印顺法师《大乘是佛说论》四九页）

净土经典

由来的圣典，都以现世的问题为中心，未尝论及死后的救济方法及其归向；或以现世为出发点，而对未来永恒的彼岸，开始为佛陀或菩萨的净土而经营，也未明白地指示死后去从的问题。净土教系的思想，便是基於此一要求而出现。虽然净土的救济，确系佛的本怀，它的出现和成熟，却要藉着各种因缘的和合。

净土，大体可分为三大流：

（一）弥勒（Maitreya 慈氏）的兜率净土：弥勒现居兜率天，将来此土成佛度众生，这是《阿含经》已有的思想。到龙树菩萨又引用了《弥勒成佛经》及《弥勒下生经》等。在沮渠

京声译出的《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》，即一转而叙述此天之乐，而劝人往生兜率净土，并以称名为往生的条件之一。《那先比丘经》的念佛生天，尚未说称名，可知此又进了一步。若考察称名思想的渊源，则在大天的「道因声故起」，发展至大乘净土为称名念佛，到了大乘密教，则为诵持陀罗尼。

（二）阿（Aksobhya 不动）佛的东方净土妙喜国：此与般若思想有关，《般若经》中说到有阿佛，《般若经》出於东南印，常啼菩萨求法向东行，阿佛的净土也在东方。阿佛的思想散见於诸经，把它编集起来的则有支娄迦谶译的《阿佛国经》、菩提流志译的《大宝积经》第六〈不动如来会〉。阿佛在因地做比丘时，立有自行愿十六及净土愿二十三，计为三十九愿。求生妙喜国的条件，是修六度行，并以修般若的空观为主，故此比起弥陀净土的他力往生，这算是自力的。妙喜国在理想化的程度上虽不及极乐净土，在道德、社会、文化方面，则又胜过极乐净土。

（三）阿弥陀（Amita—yus, Amita—bha 无量寿、无量光）佛的西方净土极乐国：在龙树时代，从其《十住毘婆沙论》等所引用的内容而言，是近於现存的《二十四愿经》，即支谦译的《阿弥陀经》或《无量清淨平等觉经》的一种为其代表。在梵文的现存本，则为三十六愿及四十六愿，在康僧会译的《无量寿经》，便成了四十八愿。由此可见出其本愿数目渐次增加的轨迹。汉译弥陀经典，除了支谦及康僧会所出的，尚有《大阿弥陀经》、《大无量寿经》、《大宝积经，无量寿如来会》、《大乘无量寿庄严经》。梵文则为《乐有庄严》（Sukha—vati-vyu—ha），以及它的西藏译本。

本愿思想，原始於释尊的《本生谭》，阿佛即开出三十九愿，阿弥陀佛则由二十四愿增加到四十八愿，其中的演进过程，不难想像。尤其在四十八愿中的「欲生我国，临终接引」、「闻名供养、系念，必生我国」、「志心信乐，十念来生」等语，已开出了他力净土的一门。

由於佛本愿力的建设，弥陀的乐土，有二大特色：

- 1.阿弥陀佛自身是无量寿、无量光，往生彼国的一切众生，也是无量寿、无量光的。这在弥勒及阿的净土是没有的。
- 2.弥陀净土可以带业往生，凡夫也能生彼国土，一切众生凡能志信十念者即可往生。这比《法华经》的会三乘入一佛乘，更加地通俗化及普及化了。《法华经》尚须专修至圣位而会归佛道，此则凡夫均有往生的机会，而且「生我国者，一生遂补佛处」。此即龙树《十住毘婆沙论·易行品》所说的「易行道」。

大乘经教的特色

對於小乘经教而言，大乘经教有很多特色。大乘经典，与部派佛教的经典，虽同样采用「佛说」的形式，小乘多用记事记实的文体，很少演绎铺张。大乘经则多用通俗的演义、故事、譬喻、偈颂的文艺笔触。如《华严经》的〈入法界品〉，《法华经》的火宅喻、三车喻、化城喻、穷子喻、药草喻，特别是《维摩经》，甚至被胡适说为「半小说，半戏剧的作品」。用浅近的方法，发挥佛陀的本怀，引生大众的信仰，是大乘经的第一特色。但是，《密严经》、《解深密经》、《楞伽经》等经，颇有论书的色彩，正像《那先比丘经》本为论书，也称为经。由大众部到大乘教的许多论书，多有采取经的名称而托为佛说，论书的性质与经书不同，是值得注意的。

部派的小乘经典，在结尾时仅说明闻法者的欢喜奉行便止。大乘经典为使其广为流布起见，经末往往有「嘱累」菩萨、天神、王臣等的护持，并且强调受持、读诵、解说、书写等的功德。同时每说一经，辄用最上的字句来说明该经在佛法中地位之隆高。用最胜的形容，强调信奉及传流的功德，乃是大乘经的第二特色。

小乘教以罗汉的解脱为目标，大乘教则以菩萨道的圆满——成佛为目标。所以，菩萨之道，深广无伦，其主要内容为：菩萨，发菩提心，行六波罗蜜多，历十地而成佛。根据《大智度论》的三句话可以总括大乘教义：1.一切智智相应作意——一切智智即是无上菩提；2.大悲为上首——发大悲心以普济众生之苦；3.无所得为方便行——体证缘生空无我之义，忘我而为众生服役，严净国土。

根据《大日如来经》，也有三句话摄大乘教义：1.菩提心为因，2.大悲为根本，3.方便为究竟。

不过，切勿误解「方便」的本义。以善巧的种种方法，达成便利众生悟入佛智的任务，称为方便。所以绝不可释作「随便」。

此检体版资料录自法鼓全集 HTML 版（繁体）